

開放文學－英雄傳奇－轟天雷 第五回 逢故友講述奇人 滅天理強奪基業

話說苟北山同蔣占園出了棧房，在黃浦灘閒步了一回。看看天色晚了，占園道：「吾們到一品香去吃大餐吧。」二人便同步至四馬路，遇見一個候補知府魏古軒，與占園認識的，拉了同到一品香來。進十四號房間，西崽送上菜單，占園請魏古軒先點了雞絲鮑魚湯、紙煨雞、英腿蛋、杏仁茶、蛋糕布丁，又請北山點菜。北山握筆半日，寫不出來。占園只得代點了五樣：火腿麻菰湯、芥辣雞、五香鴿子、炸鱸魚、魚生粥。又自己點了四樣，牛尾湯、炒牛肉、板魚、蝦仁蛋炒飯。三人飲了數杯白蘭地，忽見門外有七八個廣東人，都是寬衣大袖，咕咕咕咕，說笑而過。中有一人，身穿天青寧綢馬褂，寶藍花緞袍子，大方臉，英氣勃尹，年紀不過三十多歲，而雙鬢有須，走進來向占園招呼。占園忙站起與那人說一會話，陪那人出去了半日，方回進十四號房甲，向北山、古軒道：「這人你們可知道麼？」古軒道：「他是廣東人，吾哪裡認識？」占園道：「不是這麼講，說起你們都應知道的？」北山問道：「你說得這麼鄭重。這人姓什麼？」占園道：「就是戊子書的廕生，南海人康祖貽，號長素。」北山道：「就是他麼？雖沒有見過，名是早聞的了。」占園笑道：「如何？吾說你總應曉得這人的。」北山道：「吾雖曉得，而不詳細，你將他的家世為人講講。」占園道：「我同他是總角交，他的為人，都原原本本在吾肚子內。」說至此，呷了半杯酒，又說道：「長素的祖贊修，在本鄉講學，專以宋儒理學，提倡後進，一鄉的人敬服，稱他醇儒。父早死，有二子，長的就是長素，小的叫幼博，現在家裡。長素早歲失怙，贊修公撫養大了，教他讀書。長素賦性穎悟，讀書過目不忘，又是家學淵源，自然學問醇正。到十五六歲時，便曉得講求立身經世之學。同伴的都取笑他，替他取個綽號，叫做清朝孔聖人。十九歲上，受業朱九江先生門下。九江先生是以陸王的學名重一時。當時見長素旨趣不凡，令他研究歷代政治得失，以致用為主。長素卻深有所得，戊子那年挈裝進京，經過上海，認識了幾個外國人，買了許多譯的書籍，他講西學就從此始。」北山道：「吾聽朋友說，他的經學是竊取廖季平、西學是竊取嚴幾道，這話確否？」占園道：「這吾不知。平心而論，長素的學問，總可以算近來表表的了。」北山道：「吾又聽他以對聖人自待，他有一篇謁孔林的祝文，你可曉得？」占園道：「怎麼不記得。那文是：『大成至聖先師歿後二千四百三十九年，南海康祖貽謹具羊酒瞻謁墓道：祖貽少受聖學，服習大道，因思先師獲麟之讖，歎鳳之悲，秦王改制，大同創法。孟子云：千聖一聖，猶旦暮也。祖貽曷敢不勉，臨淵履冰，懼忝所生，惟先師鑒之。祖貽惶恐稽首。』」

說罷，二人皆笑了。古軒搖頭道：「長素吾從來不認得，曾聽李石農侍郎講來，這人是陰險不過的，有意做得奇奇怪怪。那些沒眼珠的，都當他是個熱心救世的豪傑，其實他的陰謀詭計，百出不窮，而且品得不端。石農前年請他在家裡住了幾時，李家有個使喚的老媽，給他鬼鬼祟祟勾搭上了，給了许多東西。後石農知道，將那個老媽趕出去了。他自知沒臉，就辭了出來。這是一件。還有一件，吾不便說。那人不過會弄些小聰明，所著的《廣藝舟雙楫》，你們二位想是見過的。其中議論荒謬，這還罷了，我還曉得他以素王自待，講什麼孔子嫌周朝的法律不好，上古的書都不合他意，所以自己刪定五經。」

又說堯、舜、禹、湯、文、武，都是孔於將來作記號的，並不是實有那種人。總而言之，把孔聖人說得滿心想做皇帝，不得已做了一個主教，一般制禮作樂。這可笑不可笑？前年那個條陳，說祖宗之法不可待，要效倣外夷制度，這不是用夷變夏、非聖無法麼？須知吾朝太祖皇帝人關以來，制的法度，都是應天順人，盡善盡美，就今上也不好做主擅改。他是個什麼人？

生幾個腦袋？敢說這些大逆不道的話？吾們做官人，須知明哲保身四個字。這種人少近為是。鄙人忠告善道，二位高見以為如何？」占園忙道：「是極是極。一聞大論，頓開茅塞，兄弟謹遵大教。」北山道：「吾聽說他進京獨拜龔師傅。別人問他，他說孔子觀周，問禮於老聃，就是此意。」占園道：「笑話笑話。不必講了。」

那時菜已上完，西崽送上簽字單。占園簽了字，三人同下樓。古軒向北山道：「兄弟今日還有應酬，不能奉陪。大駕幾時動身赴湖北？」北山道：「總在這數日。」古軒道：「臨行我來送你。」說罷，便拱手別過了北山、占園，到清和街蟾華閣吃酒。原來是一個鐵路局總辦請的，呼么喝六，熱鬧了一回。

席散回來，已近三更，就有包車來伺候。古軒辭了主人，回新馬路公館。下車進門，車夫道：「送老爺進去。」古軒道：「不要了。」自攜了一盞手燈，走過客廳就撲滅了。要想叫跟班，又想不必，就是內堂了，一人摸進去，燈火全無。黑暗中忽聽見隱隱的腳步聲，心裡詫異。剛要舉步，一人撞將上來，打了個寒噤，只聽啊呀一聲，一個人倒地。古軒大駭，忙走進內房，叫丫環娘點了燈火，古軒同出來看，兄見小廝馮的兒滾在地上，腦邊鮮血直流。古軒大喝道：「你進來做什麼？」馮的兒在黑暗中碰著古軒，吃了一驚，將身向西面一讓，壁上有鐵釘寸許長，撞在腦邊，撞得天昏地暗，就滾倒了。古軒問了，只是「小的小的」，說不出話來。古軒大怒道：「混帳！娘姨拿木棍來。」舉起就打。馮的兒一面哭，一面跑到門房。古軒還趕出來，給打宅廚房娘姨等勸住了。古軒叫跟班取片子，明早即送到新衙門作盜賊辦，跟班應了去。少停廚夫齊進來磕頭，求老爺寬恩。古軒餘怒未息，定要送辦，家人又跪著不起來，足足磕了二三十個頭，古軒方才道：「給我連夜趕出去。」

眾人出來，給馮的兒說道：「你這禍闖得太大了，如今不辦，還是你的便宜。你今夜住了一夜，明日只好出去，另尋人家的了。」馮的兒謝了眾人。一個道：「戲子還養，這也不算什麼事，你是該晦氣罷了。」次日早晨，馮的兒卷了鋪蓋，到了四馬路賽金花寓裡，尋個姐夫，名喚狗兒。那狗兒是跟賽金花做堂子裡的帳務，那日馮的兒來，就將魏家的事告訴他，狗兒便留他住下。馮的兒在魏家弄了許多錢，如今出來，無拘無束，就在洋場上，朝吃茶，夜聽書，肚裡無限快活，如登了洞天福地的一般。一日同了狗兒過麥家圈，馮的兒不當心，撞倒了一個外國人的腳踏車。外國人跌了一個斤鬥，拉住馮的兒交給巡捕。狗兒見不是勢頭，就溜回去見賽金花說了。賽金花有個客人姓熊的，就將一個名片到捕房討出，罰了二十塊洋錢。

馮的兒垂頭喪氣，回來謝了熊老爺。熊老爺見他伶俐，道：「我正要用一個人，你就跟吾去試用一個月，如好以後重用你。吾今夜就要回衙州，你如願意，快將行李搬到名利棧去。」馮的兒正是身邊的錢將用完了，自然情願，應了一聲是，就將衣服鋪蓋搬到棧裡。那夜就跟熊老爺上寧波輪船，到了寧波，僱輪 趕到衙州。離城四十里，有一個大鎮，那鎮上大約有四五百家。到了市中，見一家門外有石獅兩隻，一隻已臥地上，一隻剩了半個頭。四面圍牆上面，已塌一半，正中黑漆八扇，漆已大半剝落。熊老爺進得門來，叫馮的兒將行李搬進，馮的兒一件一件押著挑夫送到裡面。只見高高的五間，陳設一樣都沒有。過了茶廳，便是大廳。廳上的炕兒桌椅，都是灰塵堆滿，約寸許厚。屏門白染都剝蝕了。西面四扇，將要倒下來的樣子。

過了大廳，有一個院子，中間蓬蒿野草，弄得路徑不分。兩旁軒廊鋪的方磚，十分中已有九分沒有了，剩的都是破碎。又走進了四五層，通是這樣敗落人家的樣子，空空洞洞，無一人在裡面。看官你道，這不象衙門，又不象廟宇，是什麼地方呢？

原來這家人家姓羅，這所大大的房屋，是前三百年有個姓華的大富翁造的。華家盛時，足有五千萬家私，置了十萬餘田。族中約有三百八十餘人，住在一鎮，那鎮就叫做華家莊。那時正是明末時候，天下大亂，盜賊蠭起。有錢的都被搶奪一空，性命不保，那華家是著名的大富，豈有沒人垂涎呢？李闖造反，就有族中惡少，招致一群流賊到華家莊，殺得華家死的死了，逃的逃了。那幾個惡少也死在賊手，莊上沒有人敢住。本朝入了關，亂漸平定。

鄰鎮上有個姓羅的，知道華家家破人亡了，想道：盜賊搶的是金銀珠翠，那些房屋租契是搶不去的，我何不去搜搜？就到華家莊來看時，房屋依然，就是草木長得密密層層。進了華家，到了第十八層房樓上，只見箱籠翻得滿地，靠北窗有一隻鐵櫃，蓋已倒在地下，在裡面一搜，所有田契借券帳目均在，便向鐵櫃中取出，過了箱，扛回家裡。隔了數年，姓羅的老頭兒死了。臨死的時候，叫兩個兒子順寶、國治，叮囑吩咐了一番。以後又過了十數年，吳三桂平定，本朝大一統的基業完成了。那時天下昇平，萬民樂業，華家莊人仍舊沒有一個回來。

順寶、國治商議搬到華家莊老宅住下，發限單收租。那時華家的戶都是小一輩了，見限單下來，想必是華家的人回來，自然賴不過去，紛紛還租。自此之後，從前的華家的家私，都被羅家吞沒了。

到了乾隆末年，華家子孫逃在外面的，傳說有祖業在華家莊，就有二三十家搬回來。那時姓羅的已占住了一百餘年，哪裡想奪得轉來，只好忍氣吞聲，看羅家享用舒服。羅家的子孫，也忘了祖宗奪人家的產業，耀武揚威，欺凌鄉曲，一莊的人都叫他做活閻羅，唆使華家子孫給他尋事，只是無機可乘。

哪知天道好還，羅家到了第八代上叫老鹹的，沒有兒子，娶了一妾，是從上海買來的，叫賽西施。這賽西施是做過廣東人家的妾，逃出來的。生得沉魚落雁之容，閉月羞花之貌，心竅千伶百俐。老咸十分寵愛，將家事付她經理。過了年餘，生了一個兒子。親友們都來賀喜，快活得說不出話來，從此便將賽西施扶了正，吩咐下人叫起三太太來。那老咸日夜伴著賽西施，不出房門，色慾過度，不上三年，得了癆病死了。三太太哭得死去活來，料理喪務完畢，那時兒子還小，家中大小各事，齊聽三太太主意。後來兒子長大了，叫做小祥，到十八歲上，三太太在後面空地上造了一座大大的花園，就叫人買一班戲子，日夜在裡面做戲。有一個小旦叫賽叫天，生得面如冠玉，唇若涂脂，三太太最喜歡他。做一齣戲，就賞他衣緞金銀，不計其數。這賽叫天百般討好，說什麼話，三太太沒有不依的。因此那些下人管帳，都奉承他。但三太太的脾氣。生得躁不過，時時要責罰那些僕婦丫環。下人銜恨，就將些不要緊的事，傳播出來。小祥有些風聞，從此在三太太面前說些規諷的話。三太太明知自己做的事有些不合，聽了敢怒不敢言。那小祥正在少年血氣未定，在東家西舍乾了不老成的事，就有丫環去獻慫慂。

三太太卻將那丫環責罰了一頓，立刻攆出去，吩咐門上到夜就閉，不許出入，小祥便憂憂鬱鬱死了。族中都來爭嗣，三太太怕年紀大的不聽約束。即揀了一個四歲孩子，卻與小祥一輩，三太太就算他是老鹹的嗣子，叫做乾蠱，不給小祥立後了。族中嘩然，怕她勢力大，也不敢怎麼。那時乾蠱年小，家事仍舊三太太經管。一日，鎮上到了幾個無賴，曉得羅家大富，就在後園放起火來，乘勢打劫。三太太即將金銀二千兩獻出。那些無賴究竟不是江湖大有些膽怯，得了金銀，就一哄而散。後來乾蠱漸漸的長大起卻弄出許多事件。正是：天道循環，頓看桑田變海；家園寥落，誰教牝雞司晨。欲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